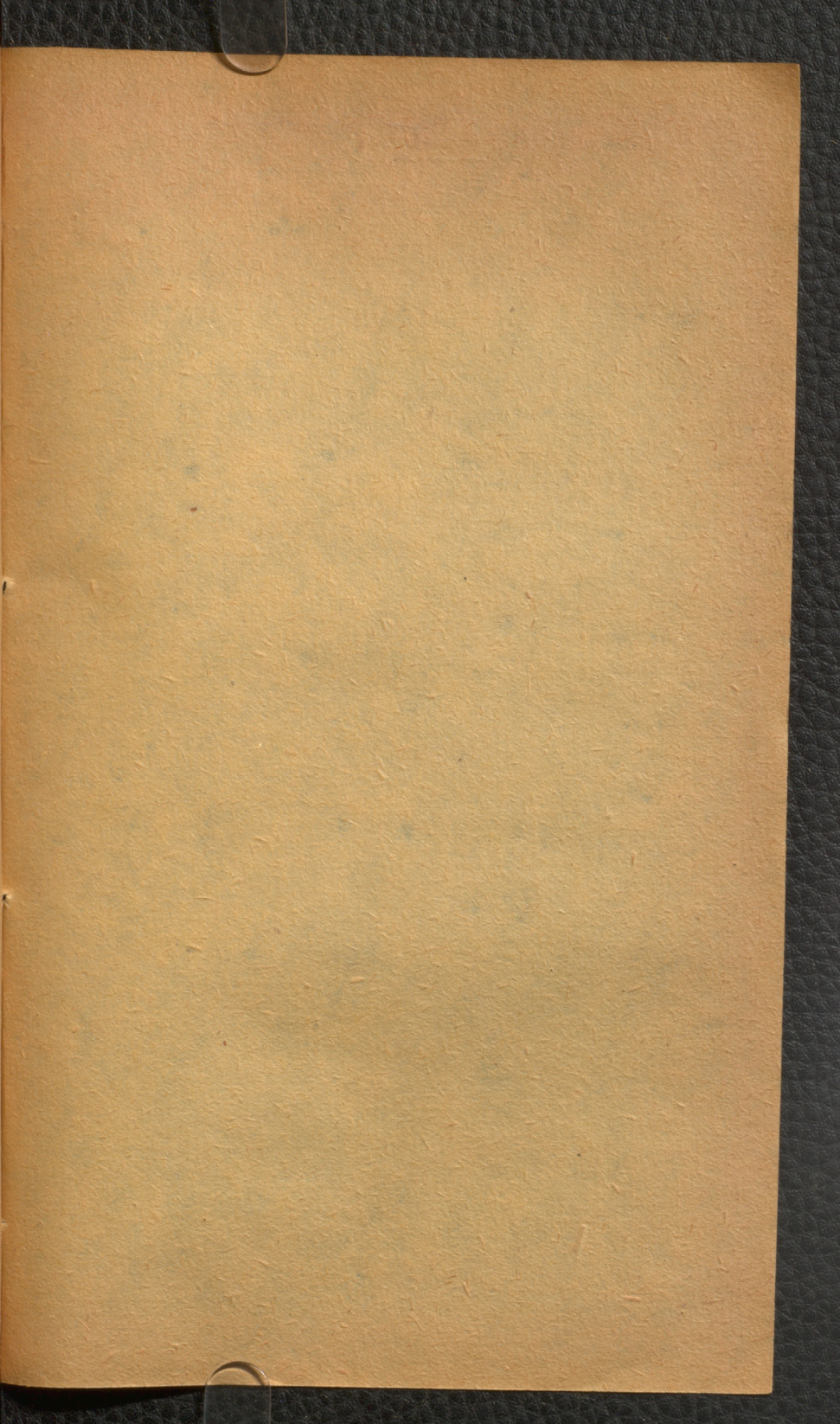


G Chinese

Vol. VI.

8



古今醫案按卷第六

吳江李齡壽卒垞重較輯

嘉善俞震東扶纂輯

男念祖永修較字

得璜礪溪

孫男掌明罔若全較

賂南貶賢

不寐

汪石山治一女年十五病心悸常若有人捕之欲避而無所其母抱之於懷數婢護之於外猶恐恐然不能安寐醫者以為病心用安神丸鎮心丸四物湯不效汪診之脉皆細弱而緩曰此膽病也用溫膽湯服之而安

附許學士治四明董生卧則魂飛揚身雖在床而神魂離體驚悸多魘通宵不寐眾皆以為心病醫之無效許曰以脉言之肝經受邪遊魂為變非心也以肝有邪魂不得歸於肝是以卧則飛揚若離體也肝主怒

必小怒則劇用真珠母為君。龍齒佐之。因有龍齒安魂虎睛定魄之說。震按此二條俱憑兼見之證。辨為肝膽之病。若汪案之脈細弱而緩。何以不認作陽氣兩虛。許案不載脈象。亦難核辨。然肝膽之不寐易治。而心之不寐難痊。蓋心藏神。腎藏精。與志寐雖由心。必賴腎之上交。精以合神。陰能包陽。水火既濟。自然熟寐。內經謂陽氣滿則陽蹻盛。不得入於陰。陰虛故目不瞑。又云陰蹻陽蹻。陰陽相交。陽入陰。陰出陽。交於目。銳眥。陽氣盛則瞑目。陰氣盛則瞋目。此是不寐要旨。非肝膽病之不寐也。如人並無外邪侵擾。亦無心事牽掛。而常徹夜不寐者。其神與精必兩傷。大病將至。殊非永年之兆。雖投補心補腎之藥。取效甚難。即內經秫米半夏湯亦有效。有不效。或初效。繼不效。而病者輾轉床褥。必求其寐。愈不肯寐。更生煩惱。去寐益遠。慈山先生老老恒言云。寐有操縱二法。操者如貫想頭頂。默數鼻息。返觀丹田之類。使心有所着。乃不紛馳。庶可獲寐。縱者任其心遊思於杳渺無朕之區。亦可漸入朦朧之境。此

誠慧心妙悟可補軒岐所不逮

怔忡

滑伯仁治一人病怔忡善忘口淡舌燥多汗四肢疲軟發熱小便白而濁眾醫以內傷不足擬進茸附等藥未決脉之虛大而數曰是由思慮過度厥陰之火為害耳夫君火以名相火以位相火代君火行事者也相火一擾能為百病百端之起皆由心生越人云憂愁思慮則傷心其人平生志大心高所謀不遂抑鬱積久致內傷也服補中益氣湯硃砂安神丸空心進小坎離丸月餘而安

一人因事恐怖心常惕惕如畏人捕之狀診其脉豁豁然虛大而浮體熱多汗曰凡病得之從高墜下驚仆擊搏惡血留滯皆從中風論終歸厥陰此海藏之說也蓋厥陰多血其化風木故也有形當從血論無形當從風論今疾是走無形也從風家治之兼化痰散結佐以鐵粉硃砂丸愈

吳芟山治一婦氣盛血少火旺痰多因事忤意得怔忡之患心惕惕然而

驚時發時止。清晨至晚如此無度。每服鎮心金石之藥。愈不安。吳診其脉左弦而大。知血少火旺。右浮滑不勻。氣盛痰多也。遂以溫胆湯入海粉蘇子數服而安。次以安神丸常服全愈。

高果哉治錢塞菴相國。怔忡不寐。診得心脉獨虛。肝脉獨旺。因述上年驛路還鄉。寇盜充斥。風聲鶴唳。日夜驚懼。而致高用生地麥冬棗仁元參各五錢。人參三錢。龍眼肉十五枚。服數劑。又用夏枯草羚羊角遠志茯神甘草。人參大效。仍以天王補心丹常服全愈。

震按怔忡本非重病。而居官者多患之。因勞心太過。或兼驚憂所致。治法不外養血安神。補元鎮怯。然亦難效。莫若拋棄一切。淡然漠然。病自肯去。老子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廣成子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毋使爾思。慮營營。豈惟卻病。并可長生。

癩

丹溪治一婦人有孕六閱月。發癩。手足揚擲。面紫黑。合眼流涎。昏憤。每甦

醫與鎮靈丹五十貼時作時止至產後方自愈其夫疑丹毒發求治脉舉弦按瀼至骨則沉滯數朱意其癩必於五月復作應前舊時至則果作皆已脾午心時乃製防風通聖散減甘草加桃仁紅花或服或吐四五劑漸輕發疥而愈

一婦人積怒嗜酒病癩目上視揚手擲足筋牽喉響流涎定則昏昧腹脹疼冲心頭至胸大汗痛與癩間作晝夜不息此肝有怒邪因血少而氣獨行脾受刑肺胃間久有酒痰為肝氣所侮鬱而為痛酒性喜動出入升降入內則痛出外則癩乘其入內之時用竹瀝薑汁參朮膏等藥甚多癩痛間作無度乘痛時灸大敦行間中腕間以陳皮芍藥甘草川芎湯調膏與竹瀝服之無數又灸大冲然谷巨闕及大指半甲肉且言鬼怪怒罵巫者朱曰邪乘虛而入理或有之與前藥佐以荆瀝除痰又用秦承祖灸鬼法哀告我自去餘證調理而安一少年夏間因羞怒發昏手搖如狂時作時止發則面紫黑罌丸能動左右相過醫與金箔鎮心丸抱龍丸妙香散定

志丸不效。脉微弦。六至輕重有朱曰。此內素有溼熱。因激起厥陰相火。又時令相火不宜服麝香之藥。况肝病。先當救脾土。諸藥多燥。血壞脾乎。遂以黃連為君。人參為臣。酒浸芍藥。和白陳皮為佐。生甘草為使。生薑一片。煎服八貼而安。

一女八歲。病癘。遇陰雨及驚則作。羊鳴吐涎。知其胎受驚也。但病深不愈。乃以燒丹丸。繼以四物湯。入黃連生甘草。隨時令加減。且令淡味。以助藥力。半年而愈。

汪石山治一人。年三十餘。久病癘證。多發于晨盥時。或見如黃狗走前。則昏瞽仆地。手足癱瘓。不省人事。良久乃甦。或作痰火治。而用苓連二陳湯。或作風痰治。而用全蝎僵蠶壽星丸。或作痰迷心竅。而用金箔鎮心丸。皆不中病。汪診之。脉皆緩弱。頗弦。曰。此木火乘土之病也。夫早晨陽分。而狗陽物黃土色。胃屬陽土。虛為木火所乘矣。經曰。諸脉皆屬于目。故目擊異物而病作矣。理宜實胃瀉肝。而火自息。越人云。泄其肝者。緩其中。遂以參。



芪歸朮陳皮神麩茯苓黃芩麥冬荊芥穗煎服十餘貼病減再服月餘而安  
震按癩證案雖少而法頗備能細閱之已可長進學問臨證指南癩案  
僅四條皆用豁痰清火苦泄肝胆辛通心絡以治實證則可若予生平  
所見多係虛證河車六味丸人參定志丸天王補心丹龜鹿二仙膠服  
者疾發之期遠勢亦漸輕因不敢浪用剋伐藥蓋癩與癲狂虛實不同  
癲狂實者八九癩證虛者八九也又常見患癩之人少年多夭折中年  
得此病者亦無高壽其為虛也可知矣

### 顛狂

一男子落馬發狂起則目瞪狂言不識親疎棄衣而走罵言湧出氣力加  
倍三五人不能執縛燒符作醮無益牛黃冰麝不靈乃求治於戴人戴人以  
車軸埋之地中約高式尺許上安中等車輪其輞上鑿一穴如作盆之狀  
縛狂病人於其上使之伏卧以軟衲襯之又令一人於下坐機一枚以棒  
攪之轉千百遭病人吐出青黃涎沫一二斗許繞車輪數匝其病人曰我

不能任。可解我下。從其言而解之。索凉水。與之。冰水飲數升。狂不作矣。  
滑伯仁治一僧。病發狂。謔語。視人皆為鬼。診其脉。累累如薏苡子。且喘且  
搏。曰。此得之陽明胃實。素問云。陽明主肉。其經血氣並盛。甚則棄衣登高。  
踰垣妄言。遂以三化湯。三四下。復進以火劑。乃愈。

滄洲治一人。因恐懼。遂驚氣入心。終日逐逐奔走。不避水火。與人語則自  
賢自貴。或泣或笑。切其脉。上部皆弦滑。左部動于右。蓋溢臆中。灌心胞。因  
驚而風經。五藏耳。即投以涌劑。涌痰涎一類器。徐以驚氣丸服之。盡一劑。  
病瘳。

附 滄州又治一人。寓僧舍。病狂。其脉三部皆弦。直上下行。而左寸口尤  
浮滑。曰。此風痰留心胞證也。以藥涌吐痰沫四五升。即熟睡。竟日。及寤  
則病盡去。以安神之劑調之。全愈。

吳芟山治一女子。瘦弱。性急。因思過度。得顛疾。或哭或笑。或裸體而走。或  
閉戶而多言。諸療罔效。吳診其脉。浮而澀。思慮過傷。神不守舍也。用紫河

車二具。漂洗如法。煮爛如猪肚。切片任意啖之。二次即愈。後服定志丸。一料。日煎補心湯。一服。調理百日。後乃畢婚。次年生子。身肥壯。

附嘉善朱懷音兄患癲狂。用消痰清火藥而愈。越三年復發。消痰清火不應。用天王補心丹而愈。越二年又發。進以前二法皆不應。用歸脾湯而愈。越一年又發。發時口中哼哼叫號。手足牽掣。搖掉如線提傀儡。卧則跳起如魚躍。或角弓反張。其喊聲聞於屋外。而心卻明白。但以顫掉之故。口欲語時。已將唇舌嚼壞。如此光景。半刻即止。止則神識昏懂。語言謬妄。又半刻而發如前矣。一吳姓名醫。用人參鹿茸肉桂熟地龍齒青鉛遠苳等藥。服之甚相安。然匝月不見效。乃就正於葉天翁。葉笑曰。渠用貴重之藥。必自信為名醫。但多費病家之財。與病毫無干涉。即庸醫也。吾以輕淡藥。二十劑當減半。四十劑當全瘳。耳。因叩其掣掉作則。心明掣掉止。則神昏之故。曰。操持太過。謀慮不決。肝陰膽汁。兩耗。陽蹠陰蹠。脉空。風動。非虛寒也。用白芍黃肉各一錢五分。白石英淮小麥

南棗肉各三錢炙草五分病人見其方殊不信旁人亦以藥太輕淡併兩貼為一貼服十貼病減半二十貼病全瘳矣。

倪維德治一婦狂歌痛哭裸裎妄罵問之則瞪視默默脉沉堅而結曰得之憂憤沈鬱痰與血交積胸中涌之皆積痰裹血後與大劑清其上膈數日如故。

又一婦哭笑不常人以為鬼所憑倪診其脉俱沈胃脘必有所積有所積必作痰遂以二陳湯導之吐痰升許而愈所謂積痰類祟也。

震按以上數條不過吐下清三法惟吳與葉二案為異又閱本事方云軍中有一人犯法褫衣將受刀得釋神失如癡與驚氣丸一粒服訖而寢及覺病已失矣江東張提轄妻因避寇失心已數年授以方隨愈黃山沃巡檢妻狂厥踰年久醫不愈亦授此方去附子加鐵粉不終劑而愈鐵粉非但化痰鎮守至於推抑肝邪特異若多恚怒肝邪大盛鐵粉能制之素問言陽厥狂怒治以鐵落金刺木之意也此論亦在吐下清

三法之外附載於此。

王中陽治一婦疑其夫有外好。因病失心。狂惑晝夜。言語相續不絕。舉家圍繞。捉拿不定。王投瀉痰丸八十丸。卽睡不語。次夜再進一服。前後兩次。逐下惡物。患人覺知羞報。遂飲食起坐如常。五七日能針指。終是意不快。王慮其復作。陰令一人於其前對傍人曰。可憐某婦人。中暑暴死。患者忻然。問汝何以知之。說者曰。我適見其夫備後事也。患者有喜色。由是遂痊。王再詢其家人曰。患者月水通否。其姑曰。近來月餘不進飲食。瘦損羸劣。想不月也。王曰。如血稍鮮時。卽來取藥。既而報曰。血間鮮紅矣。卽令服婚合門中滋血湯。止之。再服增損四物湯。半月全安。更不舉發。

震按此所謂心病。還將心藥醫也。昔有患貧而病者。醫令人詭以財帛與之。遂愈。皆一時權宜之法。然一旦真情忽露。其病必發。不若以正理開導之。使豁然省悟。乃無反覆。一人患心疾。見物如獅子。伊川先生教以手直前捕之。見其無物。久久自愈。豈非真能破偽。偽難飾真耶。此聖

門正心之學。然使昏憤。此法難用。醫者能求其因而解之。卽軒岐傳心之學矣。如龐安時治一富家子。竊出遊倡。鄰有鬪者。排動屋壁。富人子大驚懼。疾走惶惑。突入市。市方陳刑尸。富人子走仆尸上。因大恐。到家發狂。性理遂錯。醫巫百方不能療。龐為劑藥。求得絞囚。繩燒為灰。以調藥而愈。

汪石山治一人年踰三十。形肥色白。酒中為人所折辱。遂病心恙。或持刀或踰垣。披頭大叫。診其脉濡緩而虛。按之不足。此陽明虛也。宜變例以實之。庶幾可免。先有醫者已用二陳湯加紫蘇枳殼等藥。進二三貼矣。聞汪言。卽厲聲曰。吾治將痊。誰敢奪吾功乎。汪告歸。醫投牛黃清心丸如彈丸者三枚。初服頗快。再服燥甚。三服狂病倍發。撫膺號曰。吾熱奈何。急呼水救命。家人守醫戒。禁不與。趨樓見神前供水一盆。一呷而盡。猶未快也。復趨厨下。得水一桶。滿意飲之。狂勢減半。其不死幸耳。復請汪治之。以參芪甘草甘溫之藥為君。麥冬片黃芩甘寒之劑為臣。青皮疎肝為佐。竹瀝清

痰為使芍藥茯苓。隨其兼證而加減之。酸棗仁山梔子。因其時令而出入。服之月餘。病遂輕。然或目系漸急。即瞽昧不知人。良久復甦。汪曰無妨。此氣血未復。神志昏亂。而然令其確守前方。夜服安神丸。朝服虎潛丸。年餘熟寢一月而安。

震按此人酒中受折辱。必然肝火鬱勃。狂至持刀上屋。大渴恣飲。則痰火實證無疑。大膽者將用戴人之吐下。小心者亦必以黃連石膏羚羊膽星菖蒲竺黃等藥正治之。其人狂必愈甚。狂愈甚。則元氣脫奄。然以死未死仍狂。死乃狂止。而醫猶未悟也。幸遇石山之能識脉。用參芪月餘始愈。醫可輕言哉。變例以實之一語言。非常法也。亦當着眼。

### 鬼症

羅謙甫治入國信副使許可道。到雄州詣羅診候。羅診之。脉乍大乍小。乍長乍短。此乃氣血不勻。邪氣傷正。本官云在路到邯鄲驛中。夜夢一婦人著青衣。不見面目。用手向脇下打了一拳。遂一點痛。往來不止。兼之寒熱。

不能食，乃鬼擊也。羅曰：可服八毒赤丸。本官言嘗讀明醫錄中，見李子豫八毒赤丸為殺鬼杖子，遂與藥三粒，臨卧服，明旦下清水二斗，立效。又治口口陳慶王子，因晝卧于水仙廟中，夢得一餅食之，心懷憂慮，心腹痞滿，飲食減少，約一載餘，漸瘦弱，腹脹如蠱，屢易醫藥，及巫禱皆不效，不得安卧。羅診之，問其病始末，因思之，此疾既非外感風寒，又非內傷生冷，將何據而治？因思李子豫八毒赤丸，頗覺相當，遂與五七丸服之。下青黃之涎斗餘，漸漸氣調，而以別藥理之，數月良愈。此藥有神驗，合時必齋戒沐浴，淨室澄心，修合。方以雄黃礬石硃砂附子炮菴蘆牡丹皮巴豆各一兩，蜈蚣一條，八味為末，蜜丸如小豆大，每服五七丸，冷水送下，無時。

韻州南七十里古田有富家婦陳氏，抱異疾，常日無他苦，每遇微風吹拂，則股間一點奇癢，爬搔不定，手已而舉，體皆然，逮于發厥，凡三日醒，及坐，有聲如窸，其身乍前乍後，若搖兀之狀，率以百數，甫少定，又經日始因卧，不知人，累夕愈，至不敢出戶，更十醫不效。劉大用視之，曰：吾得其證矣。



先用藥一服取數珠一串來病家莫省其用乃當婦人搖兀時記其疏數之節已覺微減然後云是名鬼症因入神廟為邪所憑致精氣蕩越法當用死人枕煎湯飲之既飲大瀉數行宿疴脫然大用云枕用畢當送還原處如遲留使人顛狂蓋但借其氣耳

又一人被鬼擊身有青痕作痛以金銀花水煎服愈

震按僧慎柔治癆症多用金銀花藤蓋本於此然如傳尸癆實有鬼物憑依者用之方驗若精血耗損之虛癆有何關涉至於死人枕治鬼症傳尸癆果有奇效亦必須醫者真能識其證確係鬼症與傳尸癆方可用之否則賊及枯骨不有人禍必有天殃也試問吾儕能如徐嗣伯乎附齊書曰徐嗣伯常有嫗患滯冷積年不瘥嗣伯診之曰尸症也當得死人枕煮服之乃愈于是往古塚中取枕枕已一邊腐闕用長流水煎服果愈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羣醫莫能治問嗣伯告以此為石虵極難療當得死人枕煮服之遂取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并虵蟲頭堅如石

者五升病瘥後沈僧翼患眼痛又見多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服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宴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用死人枕俱瘥何也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滯得死人枕促之魂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瘥石虵者久虵也醫療既癖虵蟲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用此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鈎之故用此氣因枕去故復埋于塚間也

李士材治文學朱文哉徧體如蟲螫口舌糜爛朝起必見二鬼執盤食以獻自謂不祥將死李診其寸脈乍大乍小意其為鬼祟細察兩關弦滑且大遂斷為痰飲之疴投滾痰丸三錢雖微有所下而病患如舊更以小胃丹二錢與之復下痰積及水十餘碗徧體之痛減半至明早鬼亦不見矣更以人參三錢白朮二錢煎湯下小胃丹三錢大瀉十餘行約有二十碗病若失矣乃以六君子為丸服四飭而瘥。

震按此所謂痰多怪證亦不為奇。奇者以大劑參朮煎湯送小胃丹開後學攻補兼施之法。

邪祟

丹溪治一少年暑月因大勞而渴恣飲梅漿。又連大驚妄言妄見病似邪鬼。脉虛弦而帶沉數數為有熱。虛弦是驚。又梅漿停鬱中脘宜補虛清熱導去淡滯乃可。遂與參朮陳皮茯苓連並入竹瀝薑汁旬日未效乃虛未回痰未導也。以前藥入荆瀝。又旬日而安。

又治浦江鄭姓者年二十餘秋間大發熱口渴妄言妄見病似邪鬼七八日後請朱治之脉之兩手洪數而實視其形肥面赤帶白卻喜露筋脉本不實涼藥所致。此因勞倦成病與溫補藥自安曰柴胡七八貼矣。以黃芪附子湯冷與之飲三貼後困倦鼾睡微汗而解脉亦稍軟繼以黃芪白朮湯至十日脉漸收斂而小又與半月而安。

虞恒德治一婦年近三十有姿色得一證如醉如癡頰赤面青略有潮熱

飲食不美其脉乍疎乍數而虛每夜見白衣少年與睡一醫與八物湯服數十貼不效虞見其家有白狗卧枕戶闕虞曰必此所為命殺狗取其心血及膽汁丸安神定志之藥以八物湯吞下丸藥用遠志石菖蒲川歸黃連茯神硃砂側柏葉草龍膽等藥。

震按此三條甚奇卻難效法首條若在今日惟有清熱導痰耳敢用人參耶丹溪則以脉之虛弦因之大勞認得清故雖旬日未效仍守前藥設有游移則前功盡棄病不痊而謗隨之矣次條脉證俱似實熱乃云脉本不實涼藥所致苟非具大本領者誰敢道此然用芪附朮而不用人參想其審證處必另有會心也第三條誠係邪魅然以白衣疑及白狗近於詭幻倘仍不效能無雉罹於羅之歎彙而錄之以備考訂。

張路玉治文學黃樵潔讞妄顛仆數月以來或六七日一發或二三日一發或一日二三發發則大吐涎水血沫或一日半日而蘇或二三時而蘇醫禱不靈近于邪祟術士皆言宿孽所致晝夜恒見亡婢僕婦二鬼纏綿或時

昏憤不省。或時妄言妄見。精氣不時下脫。不能收攝。服二冬二地連。藥金櫻石蓮之屬。無算。反加作瀉。不食。後延張診之。脉來寸盛尺微。前大後小。按之忽無。舉之忽有。知為神氣浮散之候。因與六君子加龍齒菖蒲遠志送養。正丹間續而進。前後共三七服。是後譫妄顛仆絕不復發。邪祟亦不復見。惟夢泄為平時痼疾。不能霍然。更與平補鎮心丹。兩月而安。其尊人及昆弟親戚咸謂金石之藥能鎮鬼神。曷知從前譫妄皆神氣浮散之故。得養正鎮攝之功。當無神魂飛越之患矣。因識此以破杯影弓蛇之惑。

震按鬼祟豈能病人。不過病似鬼祟耳。或痰或虛。從其脉象以施治法。諸案皆先資之助也。亦有真由鬼祟者。苟非兵荒之疫癘。卽係寃對之馮依。書云從逆凶。又云作不善。降之百殃。天奪其魄。死亡隨之。巫覡所不禱。何有於醫藥哉。

夢遺滑精

丹溪壯年有夢遺證。用鳳髓丹。河間秘真丸。唯有小效。遺終不除。改用遠

志菖蒲桑螵蛸益智仁韭子棗仁牡蠣龍骨鎖陽等為丸服之尋愈。

一人年六十五精滑常流丹溪以黃檗知母蛤粉牡蠣山藥飯丸鹽湯下。  
一人每至夜脊心熱而夢遺丹溪用珍珠粉丸猪苓丸遺止終服紫雲膏熱罍除。  
一人虛損盜汗遺精白濁丹溪用四物加參芪朮牡蠣五味杜仲煎服而愈。  
丹溪治鄭叔魯年二十餘夜讀書常至四鼓忽得疾臥時但陰器着物便  
夢遺不着則否飲食日減倦怠少氣蓋以用心太過二火俱起夜弗就枕  
則血不歸肝而腎水漸虧火乘陰虛入客下焦鼓其精房則精不得聚藏  
而欲走因王莖著物猶厥氣客之故作接內之夢也於是上補心安神中  
調脾胃升其陽下用益精生陰固陽之劑不三月而疾如失。

一人夢遺白濁少腹有氣耕衝每日腰熱卯作酉涼若腰熱作則手足冷  
前陰無氣來耕腰熱退則陰前氣耕手足溫又旦多下氣暮多噫一旬二  
旬必遺朱診之脉且弦搏而大午尤洪大知其有鬱滯也先用滾痰丸大  
下之次用加減八物湯下滋腎丸百粒若稍與蛤牡等瀋藥則遺與濁滋

甚。或一夜二遺。遂改用導赤散大劑。而遺濁皆止。

又二中年男子。皆夢遺。醫與瀉藥反甚。連遺數夜。丹溪先與神芩丸大下之。繼製豬苓丸服之。皆痊。

鎮海萬戶蕭伯善。以便濁而精不禁。百藥罔效。丹溪用倒倉法而愈於此。見夢遺屬鬱滯者多矣。

又一人每夜有夢。丹溪連診二日。觀其動止。頭不仰舉。但俯視。不正。此必陰邪相着。叩之不言其狀。詢其僕。乃言至廟見侍女。以手撫摩久之。不三日而寢疾乃令法師入廟毀其像。小腹中泥土皆溼。其疾隨瘳。此則鬼魅相感耳。

一老人年六十歲。患瘧而嗽。多服四獸飲。積成溼熱。乘於下焦。已岌岌乎殆矣。丹溪診之。尺數而有力。與補中益氣加涼劑三日。與黃檗丸。次早尺數頓減。詢其有夜夢否。曰有之。幸不泄耳。是蓋年老精衰。固無以泄。從前大熱結於精房。今得泄。火益陰之藥。其火散。走於陰竅。疾可瘳矣。再服兩

日而又夢。瘧嗽全愈。

震按夢遺原是惡病。此條及廣筆記載張漣水治紀華山案。卻以夢遺愈病。蓋此條乃熟結下焦。紀生乃鬱結中焦。其腎系久不通於心。忽然得通。則伏邪隨之而泄。瘵垢隨之而下。故本病隨愈。亦由兩人向來葆養精元未竭耳。若縱慾者及素有夢洩者。不能望此僥倖也。

汪石山治一人。年四十餘。洩精久之。神不守舍。夢亂心跳。用清心蓮子飲。罔效。取袖珍方治小便出髓條服之。又服小菟絲子丸。又服四物加黃檗。俱罔效。汪診之。一日間。其脉或浮濡而駛。或沉弱而緩。曰。脉之不常。虛之故也。其證初因腎水有虧。以致心火亢極。乘金。木寡于畏。而侮其脾。此心脾腎三經之病。理宜補脾為主。兼之滋胃養心。病可療也。方用人參為君。白朮茯苓麥冬棗仁梔子生甘草為佐。蓮肉山查黃檗陳皮為使。其他牡蠣龍骨白芍川芎熟地之類。隨其變證而出入之。且曰。必待人參加至五錢病脫。其人未信。服二十餘日。人參每服三錢。洩精減半矣。又月餘。加人



參至五錢尋愈。盛啟東治郁文質遺精形體羸弱兼痰嗽交作。日夕不能休。羣醫治之轉劇。盛視之曰。此陽脫也。急治則生。緩則死。非大料重劑則不能療。於是附子天雄合參苓白朮晝夜服之。自秋徂冬。約服附子百餘枚。厥疾乃瘳。

震閱葉案治項姓者。夢遺色黃。食少。腹脹便澹。用生菟絲覆盆蛇床五味。韭子益智補骨脂龍骨。以建蓮粉丸較之。此案溫熱稍輕。而靈巧更勝矣。一友仿之。治一夢遺久者。色悴食減。常加傷風咳嗽。服諸補腎瀆精藥無效。乃用巴戟從蓉骨脂鹿茸陽起石桂附等而愈。是又善學盛御醫者。葉天翁又治一人遺滑。月五六月五六作。兼有腹痛。觸冷即痛。痛極昏暈。初以荆公妙香散不應。乃用鹿茸二錢。人參一錢。雄羊腎十枚。去膜研。茯神龍骨各一錢五分。金櫻膏三錢。十劑而愈。

江篁南治一壯年。患遺精。醫用滋陰降火罔效。更醫用龍牡等止瀆藥。其精愈洩。又服苓連知檉等藥甚多。兼服小便亦罔效。又或作痰火治。作溼

熱治。蓋年餘矣。江診之。左脉浮濡無力。右寸浮散近駛。兩尺尤弱。不任尋按。其人頭暈腰痛骨痠畏風。小便黃。腹中時鳴。乃以熟地遠志人參歸身桑螵蛸石蓮茯神石菖蒲甘草十餘貼。後精固。惟筋骨猶痠。小便猶黃。腹或至晚猶鳴。前方再加黃蘗。兼用補陰丸。加人參鹿茸菟絲桑螵蛸茯神之類。丸服兩月而愈。

李士材治武科張甯之。稟質素強。縱飲無度。忽小便畢。有白精數點。自以為有餘之疾。不肯醫治。經三月以來。雖不小便。時有精出。覺頭目眩暈。因服固精益脫之劑。治療兩月。略不見功。李診之。六脉滑大。此由酒味溼熱下。干精藏。遂以白朮茯苓橘紅甘草乾葛白寇加黃蘗少許。兩劑即效。不十日而康復如常人。

周慎齋治一人。知飽不知飢。胸膈飽悶。脾虛也。常起火喉痛。口唇生瘡。牙根作脹。齒縫出血。火在上。上盛也。骨痠痛不能久立。雞鳴精自遺。下虛也。上盛下虛。所謂陽精下降。其人天名曰下消。善治不若善養。用補中益氣湯。

以散上焦之火。六味湯以實下焦之腎。所以斂火歸本也。

震按向來醫書咸云有夢而遺者責之心火無夢而遺者責之腎虛。二語誠為括要。以予驗之。有夢無夢皆虛也。不虛則腎堅精固。交媾猶能久戰。豈有一夢即遺之理。故治此證者。惟溼熱鬱滯二項。勿以虛治。而二項又各分二種。麩蘖之溼熱宜端本丸。膏梁之溼熱宜猪脂丸。積痰之鬱滯宜滾痰丸。神芎丸。伏火之鬱滯宜滋腎丸。猪苓丸。除此二項。必須人參。如荆公妙香散以治心虛。桑螵蛸散以治腎虛。三才封髓丹以治陰虛。固精丸以治陽虛。或分用。或合用。再參之以熟地。萸肉。湘蓮。芡實。五味。牡蠣。線膠。金櫻膏。而已。無餘蘊矣。然亦有效。有不效。則因虛者之有小虛。有大虛。而虛者之心。或有嗜慾。或無嗜慾也。人若於慾事。看得雪淡。更極畏怕。則熟寐時亦能醒覺。先賢云。醉猶温。克方稱學。夢亦齋莊。始見功。此為上乘。其次則用劉海蟾吸撮提三字。做運想功夫。先以一擦一兜。左右换手。九九之數。真陽不走之訣。繼以一吸。便提氣。氣

歸臍一提便嚙水火相見之訣。久久行之。功成可以不泄。尚有慾念。再於上床臨睡時。以兩手大肉擦熱。反向背後擦腎腧穴三十六次。腎腧熱則相火不作。夜無淫夢。斯皆應驗之金丹。殊勝。吹咀之草藥。故不憚饒舌。以告同人。

### 便濁

丹溪曰。一婦年近六十。形肥味厚。中焦不清。積為濁氣。流入膀胱。下注而成白濁。濁氣即是溼痰。用二陳湯加升柴。蒼白朮。四貼。濁減半。覺胸滿。因升柴升動胃氣。痰阻而滿悶耳。用二陳加草麴。白朮香附。以泄其滿。素無痰者。升動亦不悶也。繼以青黛。樗皮。蛤粉。黃礬。乾薑。滑石為末。神麴為丸。服之全安。

丹溪又治一人便濁半年。或時夢遺。形瘦作心虛。治以珍珠粉丸。合定志丸服之愈。

附南安太守張汝弼。曾患瀉疾白濁。久服補腎藥不效。遇一道人。俾服

酒蒸黃連丸以川連一觔煮酒浸一宿甑上累蒸至黑晒乾為末蜜丸  
桐子大日午臨臥酒吞三十九丸遂全瘳。

潘見所弱冠患白濁醫治三年不愈其脉兩寸短弱兩關滑兩尺洪滑孫  
東宿曰君疾易愈策待來春之仲一劑可瘳而今時不可因問何以必待  
來年孫曰經云升降浮沉必順之又云天時不可伐君脉為溼痰下流證  
也洪大而見于尺部是陽乘于陰法當從陰引陽但今冬令為閉藏之候  
冬之閉藏實為來春發生根本天人一理若不顧天時而強用升提之法  
是伐天和而洩元氣根本既虧來春何以發生聞言不信別尋醫藥仍無  
效至春分東宿以白螺螄殼火煨存性四兩牡蠣二兩半夏葛根柴胡苦  
參川槿各一兩麩糊丸早晚服名曰端本丸不終劑而全愈。

震按醫書向有精濁溺濁之分以予驗之濁必由精溺則有淋無濁也  
凡患濁者竅端時有穢物粘滲不絕甚則結蓋溺時必先滴出數點而  
後小便隨之小便卻清惟火盛則色黃亦不混濁古書乃云漩面如油

光彩不定。漩脚下澄。凝如膏糊。此是膏淋。與下消證。非白濁也。白濁之因。有慾心萌而不遂者。有漁獵勉強之男色者。有醉酒及用春方以行房。忍精不洩者。皆使相火鬱遏。敗精瘀腐而成。故白濁多有延成下疳重候。豈溺病乎。內經謂水液混濁。皆屬於熱。熱甚則為赤濁。或白濁久而血不及化為精。亦變赤濁。此則危矣。治法不外養陰清熱。佐以堅腎利水。蓋癸竅宜閉。壬竅宜通也。初起者。當兼疎泄敗精之品。如滑石、冬葵子、牛膝、萹蘚之類。日久者。當兼補元實下之品。如人參、熟地、湘蓮、芡實之類。亦無甚艱難。茲選四案。溼痰溼熱。居其二。蓋恐人只守定治腎一法耳。夫溼痰溼熱。似非精病。不知溼熱內侵腎臟。則精不清而為濁。生生子案。及世人用腐漿沖滑石。或白果漿者。去其溼熱。精自固也。溼痰下注腎臟。則精不寔而為濁。丹溪首案。及李士材治武科張姓案。消其溼痰。精自駐也。若係溺病。何以不用淋證門石葦散八正散等方耶。即日久而元氣下陷。有用補中益氣湯者。亦以元氣得補。纔能升舉其

精不使滲漏耳。惟夏月冒暑便濁。用辰砂六一散及筋疝之白物如精。隨洩而下。用龍膽瀉肝湯。二條方是溺病。然與赤白濁情形原有別也。

### 五淋

吳芟山治一婦患淋數而疼痛。身煩燥。醫以熱淋治之用八正散。連子飲服之愈劇。吳診脉沉數無力。知氣與火轉鬱于小腸故也。遂與木通交橐節車前子淡竹葉麥冬燈心甘草稍腹皮之類服之而安。蓋小腸乃多氣少血之經。今病脉係氣鬱。反用大黃梔芩味厚苦寒之藥。寒極傷氣。病轉加矣。不知血中有熱者。乃有形之熱。為實熱也。氣中有熱。乃無形之熱。為虛熱也。凡氣中有熱者。當行清涼薄劑。無不獲效。更分氣血多少之經。辨溫涼厚薄之味。審察病機。斯無失也。

中書右丞合刺合孫病小便數而少。日夜約二十餘行。臍腹脹滿。腰腳沉重。不得安卧。至元癸未季春。羅謙甫奉旨診之。脉沉緩。時時帶數。常記小便不利者有三。不可一例而論。若津液偏滲于腸胃。大便泄瀉而小便澀。

少一也。宜分利而已。若熱搏下焦津液。則熱潛而不行。二也。必滲泄則愈。若脾胃氣溢。不能通利水道。下輸膀胱而化者。三也。可順氣令施化而出也。今右丞平素膏粱。溼熱內蓄。不得施化。膀胱數溢。是以起數而見少也。當須緩之。泄之。必以甘淡為主。遂用茯苓為君。滑石甘寒。滑以利竅。豬苓琥珀之淡。以滲泄而利水道。三味為臣。脾惡溼。溼氣肉蓄。則脾氣不治。益脾勝溼。必用甘為助。故以甘草白朮為佐。鹹入腎。鹹味下泄為陰。澤瀉之鹹。以瀉伏水。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津液不行。以辛散之。桂枝味辛。散溼潤燥。此為因用。二物為使。煎用長流甘瀾水。使下助其腎氣。大作湯劑。令直達於下。而急速也。兩服減半。旬日良愈。

震按前兩案論治淋道理最為明白。曉暢後兩案乃淋證別因。雖由問而知之。而唐公之靈悟更不可及。

羅又治劉太保淋疾。劉問曰。近夏月來。同行人多有淋證。氣運使然。抑水土耶。羅曰。此間別無所患。獨公有之。殆非氣運水土使然。繼問公近來多



食何物。曰宣使賜木瓜百餘對。遂多蜜煎之。每客至以此待食。日三五次。曰淋由此也。內經曰酸多食之令人癰。奪飲則已。曰醋味致淋。其理安在。曰小便主氣。經云酸入于胃。其氣瀦以收。上之兩焦弗能出入。也不出則留胃中。胃中和溫則下注膀胱之胞。胞薄以懦。得酸則縮。蹇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癰而瀦。乃作淋也。果如言而愈。唐與正治吳巡檢病不得前洩。卧則微通。立則不能涓滴。醫徧用通小腸藥不效。唐因問吳。常日服何藥。曰常服黑錫丹。問何人結砂。曰自為之。唐洒然悟曰。是必結砂時鉛不死。硫黃飛去鉛砂入膀胱。卧則偏重。猶可洩。立則正塞水道。以故不能通。令取金液丹三百粒。分為十服。煎瞿麥湯下之。膀胱得硫黃積鉛成灰。從水道下。猶累累如細砂。病愈。

丹溪治一老人因疝疾二十年。多服蒼朮烏附等藥。疝稍愈。又患淋十餘年。其間服硝黃諸淋藥不效。忽項右邊發一大疽。連及缺盆。不能食。淋痛愈甚。叫號困憊。時當六月。脉短瀦。左微似弦。皆前烏附積毒所致。凝積滯。

血蓄滿膀胱脉溢為敗血短為血耗忍痛傷血叫號傷氣知其溺後有如敗膿者詢之果然遂先治淋令多取土牛膝根莖葉濃煎湯并四物湯大劑與之三日痛與敗膿漸減五七日淋止瘡勢亦定蓋四物能生血也但食少瘡未收斂用四物加參芪白朮熬膏以陳皮半夏砂仁木香煎取清汁調膏與之遂漸能食一月瘡安。

震按土牛膝汁治血淋最效以其能疎通滯血也脉澹者更宜之丹溪合四物同用因脉兼短耳即不短亦宜之澹為血瘀亦主血虛也

附周慎齋治一人年老因入房忍而不洩小便不利諸藥不效此腎虛而氣滯血凝也用土牛膝搗汁酒服二碗小便出物長三寸長六寸者二蟲而愈。

丹溪又治一男子患淋久囊大如球莖如槌因服利藥多痛甚脈微弱如線以參芪歸朮加肉桂元胡各一錢木通山梔赤芍赤茯苓甘草稍等藥一服痛稍減二服小溲利四服愈。

薛立齋治大尹劉天錫內有溼熱大便滑利小便瀉滯服淡滲之劑愈加  
滴瀝小腹腿膝皆腫兩眼脹痛此腎經虛熱在下焦淡滲導損陽氣陰無  
以化遂用地黃滋腎二丸小便如故更以補中益氣加麥冬五味兼服而  
康

震按服利藥既多脉微弱如線法必宜補矣猶兼延胡赤芍木通赤苓  
山梔等利血利水藥者以其證仍痛甚也可見淋證宜利者多惟薛案  
所叙病因病情必該用所用三方其合滋腎丸者以小便仍瀉滯也若  
果陽虛脉微又當用金匱腎氣丸與知檠不宜至如葉氏治淋有虎杖  
麝香大黃牽牛兩頭尖威喜丸連檠膽薈參茸八味等方較薛氏法多  
而且備矣

孫東宿治丁耀川令堂年四十四常患胃脘痛孀居茹素十五年七月中  
觸於怒吐血碗許不數日平矣九月又怒吐血如前加腹痛至次年二月  
忽裏急後重肛門大疼兩跨亦痛小便短澁出惟點滴痛不可言腰與小

腹之熱如滾湯泡日惟仰卧不能側一側則左跨并腿痛甚小便疼則肛門之痛減肛門疼則小便之痛減遇驚恐則下愈墜而疼經不行者兩月往常經來時腰腹必痛下紫黑血塊甚多今又白帶如注口渴通宵不寐不思飲食多怒面與手足虛浮喉中梗梗有痰肌肉半消孫診之脉僅四至兩寸軟弱右關滑左關弦兩尺澹據脉上焦氣血不足中焦有痰下焦氣凝血滯鬱而為火蓋下焦之疾肝腎所攝腰膝乃肝之所經而二便乃腎之所主也據證面與手足虛浮則脾氣極弱飲食不思則胃氣不充不寐由過於憂愁思慮而心血不足總為七情所傷故耳內經云二陽之病發心脾女子不月此病近之且值火令當權之候誠可慮也所幸者脉尚不數聲音清亮耳因先為開鬱清熱條達肝氣保過夏令後再為驟補陰血必戒絕怒氣使血得循經方可獲生也初投當歸龍薈丸以撤下部之熱繼以四物湯膽草知檪柴胡澤蘭煎吞滋腎丸連服四日腰與小腹之熱始退後以香薷石葦膽草桃仁滑石杜牛膝甘草稍柴胡煎吞滋腎丸

大小便痛全減

東宿曰族姪孫伍仲三十歲善飲好內小便血淋疼痛予以滑石甘草稍海金沙琥珀山梔青蒿以茅草根煎膏為丸每晨燈心湯送三錢而愈後五年因子遲服補下元藥過多血淋又發小便中痛極立則不能解必蹲下如婦女狀始能解出皆大血塊每行一二碗許諸通利清熱藥徧嘗不應脉俱洪數予以五靈脂蒲黃甘草稍各二錢小薊龍牙草各三錢二貼而痛減半血仍舊改用瞿麥山梔甘草稍各二錢茅根杜牛膝車前草葉各三錢生地柴胡川檉木通各一錢四貼痛全減血全止惟小便了而不了六脉亦和緩不似前矣後以四君子加葛根青蒿白芍升麻知檉調理萬全

震按上條不用補次條不用養陰認證最清設效立齋景岳狃於歸脾湯補中益氣六味生脉者必為二證之戈矛矣

又治李寅齋患血淋幾年不愈每發十餘日小水艱澀難出寢痛不可

言將發必先面熱牙疼。後則血淋。前數日飲湯水。欲溫和。再二日欲熱。又二日非冷如冰者不可。燥渴之甚。每連飲井水二三碗。其未發時大便燥結。四五日一行。發則瀉而不實。脈左寸短弱。關弦大。右寸下半指與關皆滑大。兩尺俱洪大。據此中焦有痰。肝經有瘀血也。向服滋陰降火。及淡滲利竅之劑。皆無效。且年六十有三。病已久。血去多。何可不兼補治。當去瘀生新。提清降濁。用四物湯加杜牛膝補新血。滑石桃仁消其瘀血。枳實貝母以化痰。山梔仁以降火。柴胡升提清氣。二十貼而諸證漸減。再以滑石知母黃礬各一兩。琥珀小茴肉桂各一錢五分。元明粉三錢。海金沙沒藥各五錢。茅根汁熬膏為丸。每服一錢。空心及晚茅根湯送下而愈。

又治祝芝崗秀才。每喜酒後御女。行三峯採戰對景忘情之法。致成血淋。自仲夏至歲杪未愈。便下或紅或紫。中有塊如筋膜狀。或如蘇木汁色。間有小黑子。三五日一發。或勞心。或勞力。或久立坐亦發。百治不效。東宿觀其色白而清。肌肉削甚。診其脈左寸沉弱。關尺弦細。右寸畧滑。據此必肺

經有濁痰。肝經有瘀血。總由酒後竭力縱慾。淫火交煽。精離故道。不識澄心調氣攝精歸源之法。以致凝滯。經絡流於溺道。故新血行至被阻塞而成淋濁也。三五日一。至者盈科則溢耳。先與丹參茅根濃煎服。小便以瓦器盛之。少頃即成金色黃沙。乃用腎氣丸加琥珀海金沙黃礬以杜牛膝連葉搗汁熬膏為丸。調理外以川芎三錢當歸七錢杜牛膝草根煎服。臨發時用滑石甘草稍桃仁海金沙麝香為末。以韭菜汁藕汁調服。去其凝精敗血。則新血始得歸原。而病根可除矣。三月全愈。

震按前案云何不可兼補治。而所謂補者不過四物湯耳。其餘則皆消瘀及清利藥也。次方知礬各一兩。小茴肉桂各錢半。即滋腎丸意。而重用滑石元明粉沒藥海金沙為佐。茅根汁為丸。仍是清利兼消瘀。以六旬之久。治法如此。信乎血淋之宜通不宜補矣。後案用腎氣丸加黃礬琥珀海金沙。以杜牛膝汁熬膏為丸。是於溫補下元藥中。佐清利溼熱疎通瘀竅之法。較前案稍異。而煎方之芎歸杜牛膝末藥之

滑石金沙桃仁麝香韭汁藕汁。仍是行瘀通竅。並無參芪熟地等藥。大旨約畧可見。

李士材治邑宰嚴知非。患淋經年。痛如刀錐。凡清火疎利之劑。計三百貼。病勢日甚。至歲暮。李診之曰。兩尺數而無力。是虛火也。從來醫者皆泥痛無補法。愈疎通則愈虛。愈虛則虛火愈熾。遂以八味丸料加車前沉香人參。服八劑。痛減一二。而頻數猶故。原醫者進云。淋證作痛。定是實火。若多溫補。恐數日後必將悶絕。不可救矣。知非疑懼。復來商之。李曰。若不宜溫補。則服藥後病勢必增。今既減矣。復何疑乎。朝服補中益氣湯。晚服八味丸。逾月而病去其九。更倍用參芪。十四日而霍然。

張路玉治太史沈韓倬。患膏淋。小便頻數。晝夜百餘次。晝則滴瀝不通。時如欲解。痛似火燒。夜雖頻迸。而所解倍常。溲中如脂如涕者甚多。先曾服清熱利水藥半月餘。其勢轉劇。面色痿黃。飲食艱進。張診之。脉得弦細而數。兩尺按之益堅。而右關濇大。少力。此腎水素虧。加以勞心思慮。肝木乘



脾所致法當先實中土使能隄水則陰火不致下溜清陽得以上升氣化通而疼瀉瘳矣若用清熱利水則氣愈陷而精愈脫溺愈不通耳乃定補中益氣湯用人參三錢服二劑痛雖少減而病者求其速效改進四苓散加知母門冬沙參花粉甫一服徹夜痛苦倍甚於是專服補中益氣兼六味丸用紫河車熬膏代蜜調理服參盡飭餘而安

震按淋證如孫東宿之治法經也此二案之治法權也經權合宜皆審脉以為辨莊子曰匠石覺而診其夢夢何以診診之為言審也向來但云診脉未達診字之義不知善診即是善審審得明白病自顯然推之望聞問切素稱四診可見四件都要細審也

### 小便不通

李東垣治長安王善夫病小便不通漸成中滿腹大堅硬如石腿腳亦脹裂出水雙睛凸出晝夜不得眠飲食不下痛苦不可名狀服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李曰病深矣非精思不能處因記素問有云無陽則陰無以生

無陰則陽無以化。又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此病小便癃閉是無陰而陽氣不化也。凡利小便之藥皆淡味滲泄為陽止是氣藥陽中之陰非北方寒水陰中之陰所化者也。此乃奉養太過膏粱積熱損北方之陰腎水不足膀胱腎之室久而乾涸小便不化火又逆上而為嘔噦非膈上所生也。獨為關非格病也。潔古云熱在下焦填塞不便是關格之法。今病者內關外格之病悉具死在旦夕。但治下焦可愈。隨處以稟北方寒水所化大苦寒之味者黃檗知母桂為引用丸如桐子大沸湯下二百丸少時來報服藥須臾前陰如刀刺火燒之痛溺如瀑泉湧出臥具皆溼牀下成流顧盼之間腫脹消散李驚喜曰大哉聖人之言豈不可徧覽而執一者乎。其證小便閉塞而不渴時見躁者是也。凡諸病居下焦皆不渴也。二者之病一居上焦在氣分而必渴一居下焦在血分而不渴血中有溼故不渴也。二者之殊至易別耳。

震按前賢之不可及者以其善悟經旨而創立治法耳。若今人不過尋

章摘句即舊時成法尚未通曉豈能另標新義恰合病情乎。

朱丹溪治一人小便不通醫用利藥益甚脈右寸頗弦滑此積痰在肺肺為上焦膀胱為下焦上焦閉則下焦塞如滴水之器必上敷通而後下竅之水出焉以藥大吐之病如失。

李士材治郡守王鏡如痰火喘嗽正甚時忽然小便不通自服車前木通茯苓澤瀉等藥小腹脹悶點滴不通李曰右寸數大是金燥不能生水之故惟用紫苑五錢麥冬三錢北五味十粒人參二錢一劑而小便湧出如泉若淡滲之藥愈多反致燥急之苦不可不察也。

江右袁啟莘平素勞心處事沉滯時當二氣小便不通用六一散不效再用苓瀉木通車前等又不效李診兩寸洪數知為心火刑金故氣化不及州都也用黃連茯苓神牛膝人參麥冬五味一劑而愈。

士材曰先兄念山謫官浙江按察鬱怒之餘又當盛夏小便不通氣高而喘服胃苓湯四貼不效余曰六脈見結此氣滯也但用枳殼八錢生薑五

片急火煎服一劑稍通四劑霍然矣。

孝廉俞彥直修府誌勞神忽然如喪神守小便不通士材曰寸微而尺鼓是水涸而神傷也用地黃知母各二錢人參丹參各三錢茯苓一錢五分黃檗一錢二劑稍減十劑而安。

王金壇曰一婦人年五十初患小便澀醫以八正散等劑展轉小便不通身如芒刺加於體予以所感霖淫雨溼邪尚在表因用蒼朮為君附子佐之發其表一服得汗小便即時便通。

又治馬參政父年八旬初患小便短澀因服藥分利太過遂致閉塞涓滴不出予以飲食太過傷其胃氣陷於下焦用補中益氣湯一服小便通因先多用利藥損其腎氣遂致通後遺尿一夜不止急補其腎然後已凡醫之治是證者未有不用泄利之劑安能顧其腎氣之虛哉。

附本事方云頃在毘陵一貴官妻小便不通臍腹脹痛不可忍眾醫皆作淋治如八正散之類皆治不通病益甚許曰此血癥也非瞑眩藥不

可去。乃用桃仁煎。初服至日午。大痛不可忍。臥少頃。下血塊如拳者數枚。小便如黑豆汁一二升。痛止得愈。此藥猛峻。氣虛血弱者。宜斟酌之。震按仲景云。小便利者為有血。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乃辨傷寒畜血之規矩也。此卻因畜血而小便閉。豈非規矩又貴變通乎。

孫東宿治一富家婦。當仲秋。大小便秘者三日。醫以巴豆丸二服。大便秘而小便愈秘。脹悶臍突二寸餘。前陰脹裂不能坐。臥啼泣欲盡。此轉臍病也。柏樹東行根皮一寸。滑石三錢。延胡桃仁當歸瞿麥各一錢。水煎入韭菜汁半盃。服後食頃而小便稍行。玉戶痛甚。小便非極力努之則不出。改用升麻桔梗枳殼延胡煎成。調元明粉二錢。乃提清降濁之意。大小便俱行而愈。

僧慎柔治一婦年五十。小便時常有雪白寒冰一塊。塞其陰戶。欲小便須以手掘出方溺。否則難。慎柔曰。此胃家寒溼。因脾胃虛寒凝結而下。墜至陰戶。而不即出者。脾胃之氣尚未虛脫。但陷下耳。用六君加薑桂二十

劑全愈。

震按小便不通乃至危至急之候此集所選僅十一條似乎簡畧然諸法畢備並不重複學者苟能觸類引伸定有無窮變化

小便不禁

丹溪治一婦患心中如火一燒便入小腸急去小便大便隨時亦出如此三年求治脈滑數此相火送入小腸經以四物加炒連壁小茴木通四貼而安。

李士材治方伯張七澤夫人飲食不進小便不禁李曰六脉沉遲水泉不藏是無火也投以八味丸料兼進六君子加益智肉桂三劑減數劑而安文學俞元倩憂念經旬忽然小便不禁醫皆以補脬固腎之劑投之凡一月而轉甚李曰六脉舉之則軟按之則堅此腎肝之陰有伏熱也用丹皮茯苓各二錢苦參八分甘草稍六分黃連一錢煎成調黃雞腸與服六劑而安適有醫云既愈當大補之數日後仍復不禁再來求治曰肝家素有

鬱熱得溫補而轉熾遂以龍膽瀉肝湯加黃雞腸服之四劑即止更以四君子加黃連山梔一月而痊。

震按丹溪案是相火送入小腸此案是肝腎陰中伏熱病情微有不同須看其用藥亦微有不同處。

張路玉治吳興閔少江年高體豐不遠房室得一病已十三年遇勞心噴嚏或飲食失宜則小便頻數滴瀝瀋痛不已至夜畧得交睫溺即遺出覺則阻滯如前凡服人參鹿茸河車無算然皆平穩無礙獨犯丹皮白朮即脹痛不禁張曰此病名胞痺因膏梁積熱于上作強傷精于下溼熱乘虛結聚于膀胱之內胞也用腎瀝湯頗有效但原其不得安寢寢則遺溺知肝虛火擾而致夢魂不寧疎泄失職所以服牡丹疎肝之藥而脹者不勝其氣之竄以擊動陰火也服白朮補脾之藥亦脹者不勝其味之濁以壅滯溼熱也服參茸河車溫補之藥無礙者虛能受熱但補而不切于治也更擬加減桑螵蛸散用羊腎湯泛丸服更戒以絕慾乃安。

震按寤則淋瀝寐則溺遺原與不禁有別故以脛脾證治其論藥病不合處理精義確後來葉氏處方最講此旨再觀下二案病情同而治法不同用藥俱有妙解能細參之庶不犯枳朴歸苓到手便撮之詩

黃元吉年六十餘因喪明畜妾而患小便淋瀝春闕因顛仆昏憤遺尿此後遂不時遺溺或發或止至一陽後大劇晝日溺瀆不通非坐於熱湯則涓滴不出交睫便遺之不禁張診其脉或時虛大或時細數而左關尺必顯弦象此腎氣大虧而為下脫之兆也乃與地黃飲子數服溺瀆稍可遺亦少閒後與八味丸除丹皮澤瀉加鹿茸五味巴戟遠志調理而痊陝客亢仁軒年壯色蒼體豐善啖患胞痺十餘年其脈軟大而瀆瀆不調不時蹲踞于地以手揉其莖囊則澁從穀道點滴而滲必以熱湯沃之始得少通寐則有時而遺其最者中有結塊如橘核之狀外裹紅絲內包黃水雜於脂膩之中此因恣飲不禁酒溼乘虛襲入髓竅故有是患因令堅戒烟草火酒溼麵椒蒜糟醋雞豕炙燻等味與半夏茯苓猪苓澤瀉萹藨犀角



竹筴作湯四劑。勢減二三次。與腎瀝湯加萹藎數服。水道遂通。漫亦不痛。但覺食不甘美。後以補中益氣加車前木通調之而安。石頑曰。又有胞痺。二證。一因挾妓致病。用腎瀝湯加減八味丸收功。一因陰虛多火。用腎瀝湯生脈散合六味丸收功。若萹藎分清滲水傷精之味。咸為切禁。此人則肥盛多溼。故先與清胃豁痰之藥。然後理腎調脾。治各有宜耳。

孫東宿治南都大司馬表洪溪衝暑理事致發熱燥渴。因食冰浸瓜梨。新藕遂成泄瀉。小水短少。醫以胃苓湯加滑石木通車前子利之。而瀉止。大便又因之結燥。艱澀不堪。乃用潤腸丸復瀉不止。又進以前通利之劑。瀉雖止而小水不能流通。直遂臍下脹急。立起解之。則點滴不出。卧則流之。不竭。以頻取溺器致通宵不寐。治半月餘。而精神削。寢食廢。諸醫俱不識。將認為癰。則立解。時點滴不出。認為閉。卧則涓涓而流。謂氣虛下陷。心血不足。而補中益氣與安神丸服皆無效。孫診其脈兩寸短弱。關緩大兩尺。洪大。語之曰。此餘暑未解。而司馬素善飲。溼熱流于下部也。今已下午恐

脈未準。俟明早細察定方。司馬曰：望子久矣。姑求一劑。以邀夜間一睡。孫不得已。以益元散三錢煎香薷湯進之。畧無進退。次早復診。六脈如昨。思之而恍然悟曰：此證尿竅不對也。司馬曰：名出何書。孫曰：內經云：膀胱者。脬之室也。脬中溼熱下墜。故立解而竅不對。小水因不得出。卧則脬不下墜。而尿滲出。膀胱亦以竅不對。雖涓涓而流。終不能通達。直遂故了。而不了也。治惟提補上中二焦元氣兼清下焦溼熱。斯得矣。又有一法。今氣虛下陷已久。一兩劑未能取效。安得睡耶。但此不寐。非心血不足。因着心防閑小便。而不敢寐也。暫將布袋襯於席上。任其流出。而不必防閑。免取便器自然熟睡矣。方用補中益氣湯加黃檗。知母。如法果愈。

震按：起立則溺閉。卧則不禁。與張氏案又有別。尿竅不對之說。從唐與正治。吳巡檢案悟來。

### 小便溼數

薛立齋治商主客。素膏梁。小便赤數。口乾作渴。吐痰稠粘。右寸關數。而有

力此脾肺積熱移於膀胱。用黃芩清肺飲調理脾肺。再用滋腎丸六味丸以滋腎水尋愈。司徒邊華泉小便頻數澇滯短赤口乾吐痰此腎經虛而熱燥陰無以化。用六味滋腎二丸而愈。大司徒許函谷因勞發熱小便自遺或時不利。此因肝火陰挺不能約制。午前用補中益氣如山藥黃檗知母午後服地黃丸。月餘全愈。司馬李悟山小便如淋莖中作痛口乾吐痰。此因思色精降而內敗。用補中益氣六味地黃尋愈。一儒者發熱飲水不絕。每如廁小便澇痛大便牽痛。此精極復耗所致。用都氣丸及補中益氣。幸其自守謹篤尋愈。後兼肢體畏寒喜熱飲食。用八味丸。縣令顧榮甫尾閭痒而小便赤澇。左尺脈洪數屬腎經虛熱。法當滋補。渠不然其言。服黃檗知母等藥年許高骨腫痛小便淋瀝肺腎二脈洪數無倫。薛曰子母俱敗鮮克濟矣。果尋卒。

震按小便數有熱有虛數而少為實熱宜滲之。頻數不可畧忍。又復短少。日數十次或有餘瀝為腎大虛之候。數而多色黃者為陰虛宜滋陰。

數而多。色白體羸者。為陽虛。升者少而降者多。宜補火。立齋諸案。具備諸法。

### 二便不通

王中陽治一人。弱冠未婚。病遺瀝日久。每作虛寒。脫泄治之。愈甚。王診其六部弦數。不記至數。人已骨立。不能自支。乃曰。苦哉。此三焦不利。膀胱畜熱。五淋病也。患者曰。膏血砂垢。每溺則痛。不可言。遂用局方五淋散。加山梔赤芍木通瞿麥鮮車前滑石大作劑。入燈心二十莖煎服。五七日全愈。無奈頓發。一日忽來告急云。九日便溲俱不通。秘悶將死。王即令用細灰於患人連臍帶丹田作一泥塘。徑如碗大。下令一指厚。灰四圍高起。以新汲水調朴硝一兩許。令化。漸漸傾入。灰塘中。勿令漫溢橫流。須臾大小便迸然而出。溺中血條如指。若非熱解。氣駛。其如龜竅之小。何由連出。三四日惡物復得。回生。再令服黃連解毒丸三載。約四觔。乃不復發。

丹溪治一婦。痺痿後。大小便不通。此痰隔中。焦氣聚下。焦二陳加木通煎。

服再一服探吐之。

李時珍曰外甥柳喬素多酒色病下極脹痛二便不通不能坐卧立哭呻吟者七晝夜醫用通利藥不效遣人叩予予思此乃溼熱之邪在精道壅脹隧路病在二陰之間故前阻小便後阻大便病不在大腸膀胱也乃用棟實茴香穿山甲諸藥入牽牛加倍煎服一服減三服平牽牛達右腎命門走精隧人所不知。

震按二便不通脈實者八正散倍大黃或倒換散亦妙若形弱及老人或病後產後有此悉從虛秘治潤燥養陰為主下用導引法若體健神旺二便秘澀者必脾胃氣滯不轉輸加以痰飲食積阻礙濁道脈沉實者升柴二陳二朮湯今所選王案取其外治之法及服黃連解毒丸三載為大奇而李時珍之用甲片牽牛走精隧以通於塞為更奇直可與東垣滋腎丸並垂天壤。

大便秘結

虞恒德治一婦年五十餘。身材瘦小。得大便秘結不通。飲食少進。小腹作痛。虞診之。六脈皆沈伏而結澹。作血虛治。用四物湯加桃仁麻仁煨大黃等藥。數服不通。反加滿悶。與東垣枳實導滯丸及備急丸等藥。下咽片時。即吐出。蓋胃氣虛而不能久留。性速之藥耳。遂以備急丸外用黃蠟包之。又以細鍼穿一竅。令服三九。蓋以臘匱者。制其不犯胃氣。故得出幽門。達大小腸也。明日下午燥屎一升許。繼以四物湯加減煎吞潤腸丸。如此調理。月餘得大便如常。飲食進而安。

一男子因出痘。大便秘結不通。兒醫云便實為佳兆。自病至痘瘡愈後。不  
如廁者凡二十五日。肛門連大腸痛甚。叫號聲徹四鄰。用皂角末及蜜煎  
導法。內服大小承氣湯。及枳實導滯丸。備急丸。皆不效。計無所出。虞曰。此  
痘瘡餘毒鬱熱結滯于大小腸之間。而然。以香油一大盞。令飲。自朝至暮  
亦不效。乃令婢者口含香油。以小竹筒一箇。套入肛門。以油吹入。過半時  
許。病者自云。其油入腸內。如蚯蚓漸漸下行。再過片時許。下黑糞一二升。

困睡而安。

薛立齋治一婦年七十三。痰喘內熱。大便不通。兩月不寐。脈洪大。重按微細。此屬肝肺腎虧損。朝用六味丸。夕用逍遙散。各三十餘劑。計所進飲食百餘碗。腹始痞悶。乃以豬膽汗導而通之。用十全大補調理而安。若間前藥。飲食不進。諸證復作。

汪石山治一婦。因改醮。乘轎勞倦。加以憂懼。成婚之際。遂病。小腹脹痛。大小便秘結不通。醫以硝黃三下之。隨通隨閉。病增胸膈胃腕脹痛。自汗食少。汪診之。脈皆濡細近駛。心脈頗大。右脈覺弱。汪曰。此勞倦憂懼傷脾也。蓋脾失健運之職。故氣滯不行。以致秘結。今用硝黃。但利血而不能利氣。遂用人參二錢。歸身一錢五分。陳皮枳殼黃芩各七分。煎服而愈。

李時珍曰。一宗室夫人。年幾六十。平生苦腸結病。旬日一行。甚於生產。服養血潤燥藥。則臑膈不快。服硝黃通利藥。則若罔知。如此三十餘年矣。予診其人。體肥膏染。而多憂鬱。日吐酸涎碗許。乃寬。又多火病。此三焦之氣。

壅滯有升無降。津液皆化為痰飲。不能下。滋腸腑。非血燥比也。潤劑留滯。硝黃徒入血分。不能通氣。俱為痰阻。故無效也。乃用牽牛末。以皂莢膏丸。與服。即便通利。自是但覺腸結。一服即瘥。亦不妨食。且復精爽。蓋牽牛走氣分。通三焦。氣順則痰逐。飲消。上下通快矣。

高果哉。治溫相國體仁。初謝政歸烏程。患大便秘結不通。胸膈塞悶。而不食。腎脈沉小而無神。以枳殼五錢。茯苓二兩。洗淨。水煎服。即效。後又秘結。以當歸生首烏。大劑煎服。遂全愈。

李士材治少宰蔣恬庵。服五加皮酒。遂患大便秘結。腹中脹悶。服大黃一錢。通後復結。李曰。腎氣衰少。津液不充。誤行疎利。是助其燥矣。以六味湯。加人乳一鍾。白蜜五錢。三劑後即通。十日而康復矣。

文學顧以貞。素有風疾。大便秘結。經年不愈。士材曰。此名風秘。治風先治血。乃大法也。用十全大補湯。加秦艽。麻仁。杏仁。防風。煨皂角仁。半月而效。三月以後。永不患矣。



張景岳治朱翰林太夫人年近七旬於五月時偶因一跌即致寒熱醫為之滋陰清火用生地芍藥丹皮黃芩知母之屬其勢日甚張診之見其六脈無力雖頭面上身有熱而口則不渴且足冷至股乃曰此陰虛受邪非跌之為病實陰證也遂以理陰煎加人參柴胡二劑而熱退日進粥食二三碗而大便以半月不通腹且漸脹羣議燥結為火復欲用清涼等劑張謂如此之脈如此之年如此之足冷若再一清火其原必敗不可為矣經曰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正此謂也仍以前藥更加薑附倍用人參當歸數劑而便即通脹即退日漸復原矣

震按花溪峻藥急攻妙在臘包穿竅而香油解毒妙在上飲下吹薛案汪案之用補輕重不同高公李公之用潤淡濃微別李時診之牽牛阜英疎通迥異硝黃張景岳之薑附參歸辛熱遠殊寒滑精華既錄淺陋可刪

交腸

石頑曰。交腸證雖見于方書。而世罕見。綠石山詹石匠之婦。產後五六日。惡露不行。腹脹喘滿。大便從前陰而出。省其故。緣平昔酷嗜烟酒。所產之兒。身軟無骨。因而驚駭。遂患此證。余以芎歸湯加莪朮肉桂炒黑山查一服。惡露通而二便如常。又陸聖祥之女。方四歲。新秋患血痢。而稀糞出于前陰。作冷熱不調。食積治與五苓散。服香連丸二劑而愈。又錢吉甫女。年十三。體肥痰盛。因鄰居被盜。發熱頭痛嘔逆。面青六脈弦促。而便溺易位。此因驚氣亂痰襲竅端所致也。與四七湯下礞石滾痰丸。開通痰氣而安。喻嘉言曰。姜宜人得竒證。二便俱從前陰而出。擬之交腸。有似是實非者。交腸乃暴病驟然而氣亂於中。此證乃久病以漸而血枯於內。迥然不同也。原夫疾之所始。以憂思傷脾。脾不統血。下行如崩漏。在癸汛久絕之年。實名脫營。脫營宜大補急固。乃以崩漏法涼血清火為治。則脫出轉多。胞門子戶之血。日漸消亡。轉將大腸之血運轉而滲入胞囊。久之。大腸之血亦盡。而大腸之氣附血而行者。孤而無主。渙散錯亂。幽門不能泌別。迸入

滲血之徑釀為穀道豈可用交腸所列之方以五苓再闢其水道乎是必大腸之舊路復通迺可撥亂返正今病中多哭泣所謂臟燥者多泣大腸已廢而不用也來春棗葉生時大腸絕而死矣果驗。

震初習醫時里有金姓裁縫年二十餘歲雨途道滑醫仆坐地亦無痛苦次日腹中欲去大便而轉失氣從陽具出自覺大便不往後去轉向前走陽具中痛苦不堪其糞遍細如稻柴心而出震師金上陶先生用補中益氣湯一服即愈四五日病復再發用此湯不效矣小便行時並不帶糞糞來亦不夾雜小便尿孔漸為乾糞撐大痛苦莫可名言大腸竟廢而不用是時吳郡名醫王葉薛諸公皆在徧求之皆不能療吾師斷其次年三月死當屆期人已羸瘠不堪猶能飲食二便之迭從陽具出者反習以為常痛苦亦減似可未死忽一日小便頓閉大便仍來閉三日而小便從鼻孔湧出其色黑立死似與喻案病機彷彿予近日治一舟人蛔蟲從陽具出蛔活有一摺疊而出者痛不可言三日出蛔

五條從此陰吹甚喧投以補中益氣湯得愈

百合

石頑治內翰孟端士尊堂因久不見其子兼聞有病遂虛火上升自汗不止心神恍惚欲食不能食欲臥不能臥口苦小便難溺則洒淅頭暈已及一歲歷更諸醫每用一藥輒增一病用白朮則窒塞脹滿用橘皮則喘息怔忡用遠志則煩擾開熱用木香則腹熱咽乾用黃芪則迷悶不食用枳殼則喘效氣乏用門冬則小便不禁用肉桂則顱脹效逆用補骨脂則後重燥急用知檉則小腹枯癯用芩梔則臍下引急用香薷則耳鳴目眩時時欲人扶掖而走用大黃則臍下築築少腹愈覺收引遂致畏藥如蠍惟日用人參錢許入粥飲和服聊藉支撐交春虛火倍劇火氣一升則周身大汗神氣駸駸欲脫惟倦極少寐則汗不出而神思稍寧覺後少頃火氣復升汗亦隨至較之盜汗迥殊直至仲春邀石頑診之其脈微數而左尺與左寸倍于他部氣口按之似有似無診後歛述從前所患并用藥轉劇

之由。曾徧省吳下諸名醫。無一能識其為何病者。石頑曰。此本平時思慮傷脾。脾陰受困。而厥陰之火盡歸于心。擾其百脈。致病名百合。此證惟仲景金匱要畧言之甚詳。本文原云。諸藥不能治。所以每服一藥。輒增一病。惟百合地黃湯為之專藥。奈病久中氣虧乏。逮盡復經藥。誤而成壞病。姑先用生脈散。加百合茯苓龍齒以安其神。稍兼萸連以折其勢。數劑稍安。即令勿藥。以養胃氣。但今日用鮮百合。煮湯服之。交秋天氣下降。火氣漸伏。可保無虞。迨後仲秋。端士請假歸省。欣然勿藥而康。後因勞心思慮。其火復有升動之意。或令服左金丸而安。嗣後稍覺火炎。即服前丸。第苦燥之性。苦先入心。兼之辛燥入肝。久服不無反從。火化之虞。平治權衡之要。可不預為顧慮乎。

震按百合病載於金匱原云。百脈一宗。悉致其病。錢塘李珣臣歸重心肺二經。以心主血脈。肺朝百脈也。此言與百合地黃湯恰合。今觀孟夫入案。實由思子鬱結。病在心肝。大半似百合病形。石頑遂附會之耳。然

不用金匱成方。可云老手。若日飲百合湯。何關得失耶。

人漸縮小

呂縉叔以制誥知潁州。忽得疾。身軀日漸縮小。臨終僅如嬰兒。古無此疾。終無人識。

正德初。楚人姓潘行三者。身甚肥壯。卒之日。縮如嬰兒。人皆莫知其由。後詢之。平生服硫。以致如此。始信呂縉叔之事不妄。

人暴長大

皇甫及者。生如常兒。其父為太原少尹。甚鍾愛之。至太和十三年。年十四矣。忽暴長大。逾時而身越七尺。帶兼數圍。長啜大嚼。三倍于昔。明年秋無疾而逝。

震按列子載。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論衡載。漢光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一尺三寸。博物志載。齊桓公時。李子昂長三寸三分。游於海鵠。喙中。此短小之至者也。河圖玉版載。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穀梁傳載。叔孫得臣

殺長狄僑如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軌。語林載齊武帝時孟業為幽州牧。肥重千觔。此長大之至者也。然奇形異狀亦天地所生成耳。山海經載者更多。總皆窮荒絕域。莫可查究。若中國之人。或漸縮小。或暴長大。豈非怪哉。是即其人死亡之兆也。至於元察部將魏淑。漸漸縮小。竟作嬰孩。其母妻襁抱之。又漸漸長大。復還原體。其主帥仍官之。此則怪中之怪。無關於病。故不收錄。

諸蟲

汪石山治一婦。每臨經時。腰腹脹痛。玉戶淫淫。蟲出如鼠粘子狀。綠色者數十枚。後經水隨至。其夫問故。汪曰。厥陰風木生蟲。婦人血海屬于厥陰。此必風木自甚。兼脾胃溼熱而然也。正如春夏之交。木盛溼熱之時。而生諸蟲是也。宜清厥陰溼熱。即令以酒煮黃連為君。白朮香附為臣。研末粥丸。空腹吞之。月餘經至。無蟲且妊矣。

附

休寧西山金舉人。病小腹痛甚。百藥不效。一醫為灸關元十餘壯。次

日莖中淫淫而痒。視之有蟲出。以手扯去之。蟲長五六寸。連日出蟲七條。痛不復作。初甚驚恐。旋即絕跡。此因其人善飲御內。膀胱不無溼熱。遇有留血瘀濁。則附形蒸化為蟲矣。蟲為艾火所攻。勢不能容。故從溺孔出也。以是知癆蟲寸白蟲皆由內之溼熱蒸鬱而生。非是外至者也。又吳芟山治一產後惡露不通。小腹結塊。疼痛寒熱如瘧。用琥珀膏貼之。塊與而蟲從陰戶出。亦云尿胞溼熱生蟲。

張景岳曰。一人患心腹大痛。或止或作。痛不可忍。凡用去積行氣等藥。百方不效。但於痛極時。須用拳槌之。痛得少止。莫測其故。忽一胡僧見之。曰。余能治也。令病者先食香餌。繼進一丸。打下一硬嘴異蟲。遂愈。此因蟲嚙腸臟。所以痛極。槌之。則五內震動。蟲亦畏而斂伏。不槌。則蟲得自由。所以復作。此亦驗蟲竒法。

震按。古人論蟲病。皆以為溼熱所生。然景岳治胡宅小兒嘔瀉吐蛔案。蛔至千百條。日用參附。而蛔尚日生。究竟以溫補收功。則溼熱二字不



足盡之也。至於逐蟲之藥如蔡康積患寸白蟲。醫者令其空腹飢甚之時。炙豬肉一爨置口中。咀嚼而勿嚥。以引蟲頭向上。覺胸中如萬箭攻攢。即飲以藥。方入蟲口。其藥乃研檳榔細末。取石榴東行根煎湯調服耳。祛蟲大法不過如是。然云此蟲惟月三日以前蟲頭向上。而許叔微又云肺蟲惟初四初六日上行。則所謂上浣蟲頭向上。中浣蟲頭向橫。下浣蟲頭向下之說。又不可執也。至如喉中之應聲蟲。畏藍汁。腹中之應聲蟲。畏雷丸。書曾備載。世皆未見。况灸瘡內鮮血飛如蝴蝶。皮膚下蟲走聲如兒啼。臨卧渾身虱出。頭皮時有蛆行。可比齊諧之志怪。誰逢夏氏之竒方。

一人在姻家過飲醉甚。送宿花軒。夜半酒渴欲水不得。遂口吸石槽中水。碗許。天明視之。槽中俱是小紅蟲。心陡然而驚。鬱鬱不散。心中如有蛆物。胃腕便覺閉塞。日想月疑。漸成痿膈。徧醫不愈。吳球往視之。知其病生於疑也。用結線紅色者。分開箭斷。如蛆狀。用巴豆二粒同飯搗爛入紅線丸。

十數丸。令病人暗室內服之。又於宿盆內放水。須臾欲瀉。令病人坐盆。瀉出前物。蕩樣如蛆。然後開窗。令親視之。其病從此解。調理半月而愈。

震按吳公之法巧矣。然再佐以殺蟲藥。同丸亦無不可。

汪石山治一人。形長而瘦。色白而脆。年三十餘。得奇疾。徧身淫淫。循行如蟲。或從左腳腿起。漸次而上。至頭。復下於右腳。自覺蟲行有聲之狀。召醫診視。多不識為何病。汪診其脈。浮小而濡。按之不足。兼察形視色。知其為虛證矣。傷寒論曰。身如蟲行。汗多亡陽也。遂倣此例。而用補中益氣湯。多加參芪。以酒炒黃芩五分佐之。服至三十貼。遂愈。

附一人徧身皮底。渾渾如波浪聲。痒不可忍。抓之血出不止。名氣奔。用人參苦杖青鹽細辛各一兩。水煎服之愈。

中毒

一人服水銀僵死。微有喘息。肢體如冰。聞葛可久能治奇疾。求之。可久視之。曰。得白金二百兩。可治病。家謝以貧不能重酬。可久笑曰。欲得白金。煮

湯熱浴其體耳。因向富家借得之。且囑之曰。浴時如手足動。當來告我。有頃。手足引動。往告之。復謂曰。眼動及能起坐。悉來告我。一如其言。乃取川椒二觔。置澆桶中。坐病人於椒上。久之。病脫去。其水銀已入椒矣。蓋銀湯能動水銀而不滯川椒。能來水銀而聚之。酉陽雜俎云。椒可以來水銀。葛公之學博矣。

附甲志云。紹興中。英州僧希賜。見有客船自番禺來。舟中士人攜一僕。脚弱不能行。舟師憫之。曰。吾有一藥。治此病如神。餌之而瘥者。不可勝計。乃入山求草。時已薄暮。且微醉。得草。即漬酒。授病者。令天未明服之。如其言。藥入口。即呻吟云。腸胃如刀割。截痛。遲明而死。士人已咎舟師。舟師恚曰。何有此。即取昨夕所餘藥。自漬酒服之。不踰時亦死。蓋此山多斷腸草。人誤食之。輒死。舟師所取藥。為根蔓所纏。醉不暇擇。徑投酒中。以此致禍。因知草藥不可妄用也。又歛客經潛山。見蛇腹脹甚。嚙一草。以腹磨。頃之脹消。蛇去。客念此草必消脹毒。取置筐中。夜宿旅邸。鄰

房有過客。為腹脹所苦。客取藥就釜煎。一杯飲之。頃間其人血肉俱化。為水。獨遺骸骨。急挈裝而逃。至明。主人不測何為。及潔釜炊飯。則釜徧體成金。乃密瘞其骸。既久。客至。語其事。

震按金匱要略二十四卷二十五卷載諸中毒治法甚詳。如水銀入人耳及六畜等皆死。以金銀着耳邊。水銀即吐。葛公之法。原有所本。而更參他書。以廣其法。故不可及。金匱又云。煮薺芫甘草汁飲。通除諸毒藥。若舟師歛客之藥。其毒太急。聖人亦不能預防也。

### 骨哽

竇夢麟曰。隆慶三年正月。鹽商胡小溪家人媳婦。年二十三歲。懷娠九月矣。一日食魚。魚哽喉間。至半日。嘔吐。繼之以血碗許。魚骨尚在喉中。忽吐出一條。約有二尺餘。形如小腸。闊五分。內有所食魚菜粉皮飯。未化。家人為推入口中。尚餘五寸。其夫復納入之。遂昏倦。自此嘔吐不止。湯亦不能進。延予治之。即將炭火一盆。放病榻前。以好醋一碗。沃之。使醋氣盈滿。其

室以清其神。用牛黃清心丸一服。覺腹有微痛。再用四物湯加人參阿膠紅花丹皮五六貼。病全愈。蓋此婦所吐之腸有類於腸耳。若腸出而斷。頃刻立斃。豈有得生之理。此吐出者肺之系也。因嘔吐太甚。被氣冲逆。而斷其連肺之一頭。隨吐而出。今既納入。復吐不已。氣不平耳。故用醋湯以醒其神。牛黃丸以清其心。煎劑以補其氣血。自然安妥。醫者意也。全在活法。書此以為世勸。

震按此案治法頗佳。但云吐出者為肺系。則謬。夫穀肉菓菜由食管入胃。豈由肺系入肺。卽如刀傷者。斷食管可治。斷氣管必死。今云斷其連肺之一頭。是人安得活。觀其叙證曰。家人推納入口。則原未斷也。然究係何物。或者卽食管耶。又不詳明骨哽何以脫去。疏漏殊多矣。祇緣類案骨哽門。無有義理可取者。所載橄欖細嚼及核磨汁。與貫眾煎汁。或白錫糖吞嚥之治魚骨哽。俱叙其方之所自來耳。南礪砂含嚥治火肉骨哽亦然。然以斯種入集。又不勝收矣。故魚骨哽者。有楮葉搗汁頓嚥。

水老鴉翅羽燒灰水服及其乾屎研末水服并以水和塗喉外水獺爪  
爬喉嚨下皆妙法也而皂角末吹鼻中得嚏即出為尤妙昔賢云凡諸  
骨并竹木刺哽塞咽喉不出者不可頻以乾物壓下若刺骨堅利者愈  
壓則愈深入矣惟以鵝翎微蘸桐油入喉探吐則刺必隨吐順拔而出  
為勢最順或以韭菜之類勿切煮半熟略嚼嚥下少頃探吐勢必牽掛  
而出斯真大有義理竇公所治之證其哽骨諒亦隨嘔吐去只存嘔吐  
所傷之病應如是治

誤吞金鐵

劉遵道草窗先生族弟也有漁人誤吞釣鈎遵道令鑿蠟為丸從其線貫  
下鈎銳入蠟即拽而出

咸平中魏公在潭州有子弟戲吞釣鈎至喉中急引之鈎着肉不能出魏  
公大怖時有莫都料性甚巧以一蠶繭剪如錢大用手揉四面令軟以油  
潤之仍中通一竅先穿上鈎線次穿大念佛數珠三五枚令兒正坐開口

漸添引數珠。俟之到喉。覺至繫鈎處。乃以力向下。一推其鈎已下而脫。即向上急出之。見齒錢向下裏定鈎線鬚而出。並無所損。

張姓女子八歲。將母金鑄子一隻。剔齒含口中。不覺嚥下。胸膈痛不可忍。憂惶無措。一銀匠以羊頸骨炭三錢。米飲調下。明日即從大便出。

王氏子甫周歲。其母以一鉄釘與之玩弄。不覺納之口中。吞入喉間。其父號呼求救。景岳往視之。但見其母倒提兒足。以冀其出口。鼻皆血。危劇之甚。因曉之曰。若有倒懸。可以出釘。而能無傷命者哉。因速令抱正。遂聞啼聲。此蓋釘已下咽。不在喉矣。其父曰。嬌嫩之臟。安能堪此。哀求甚切。張實計無所出。姑取本草一玩。覲啟其機。見所載曰。鐵畏朴。硝。遂得一計。乃用活礬石一錢。朴硝二錢。并研為末。以熬熟猪油加蜜和調。與之吞盡。是夜三鼓。忽解下一物。大如芋子。瑩如蓴菜。潤滑無稜。藥護其外。撥而視之。則釘在其中矣。係京中釘鞋所用磨菰釘也。蓋硝非礬石。不能使藥附釘。礬石非硝不能逐釘。速出非油則無以潤。非蜜則未必吞。合是四者。則着者

着。逐者逐潤者潤同功合力裏護而出矣。

江應宿治一人犯事自吞黃金二錢心中憤憤無可柰何少頃其事得釋欲求生邀江治之四肢厥冷六脈沈伏計無所出因思銀工鎔金必用礪砂礪能制金急用四錢為末粥丸分二次服下少頃煎承氣湯利下礪裹金從大便出而安。

江又載凡人溺死者及服金屑未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誤吞水蛭蜈蚣

吳少師忽得疾數月間肌肉消瘦每飲食下咽少時腹如萬蟲攢攻且痒且痛皆以為勞瘵也張銳為切脉戒曰明日早且忍飢勿啖一物吳如其言時方劇暑令取行路黃土一孟以溫酒二升投土攪勻在內使吞之少頃再以土酒送宣藥百粒隨即腸胃掣痛洞瀉穢惡斗許有馬蝗千餘宛轉盤結俱已困死吳亦憊甚卧久方餐粥三日而平始言去年夏夜出師中途燥渴命候兵持盃挹澗水甫入口似有物未暇吐之則竟入喉矣自



此遂得病。銳曰：蟲入腸胃裏勢漸滋生。常日遇食時則聚丹田間。吮啞精血。飽則散而四處。苟惟知殺之而不能掃盡無益也。故請枵腹以誘之。此蟲喜酒。又久不得土味。乘飢畢集。乃可以一藥洗空之耳。

震按水蛭生於淤泥。故以其所嗜者誘使聚而攻下之。巧矣。然有人飲刈蓋作靛之水。而蛭亦瀉出。更覺簡便。及讀靈蘭要覽附載一條云。余于幼時見水蛭。惡而溺之數四。化為水。又一日見之。滴以蜜一匙。即縮不動。久之亦化為水。嗣後雖經陰雨而不復活。二物之制蛭如此。而昔人有吞蛭者。醫者治之。乃極勞擾。惜乎其不知此也。觀金壇之說。笑雞峰之張皇矣。震以為抵當丸用蜜丸。或仲景又先見及此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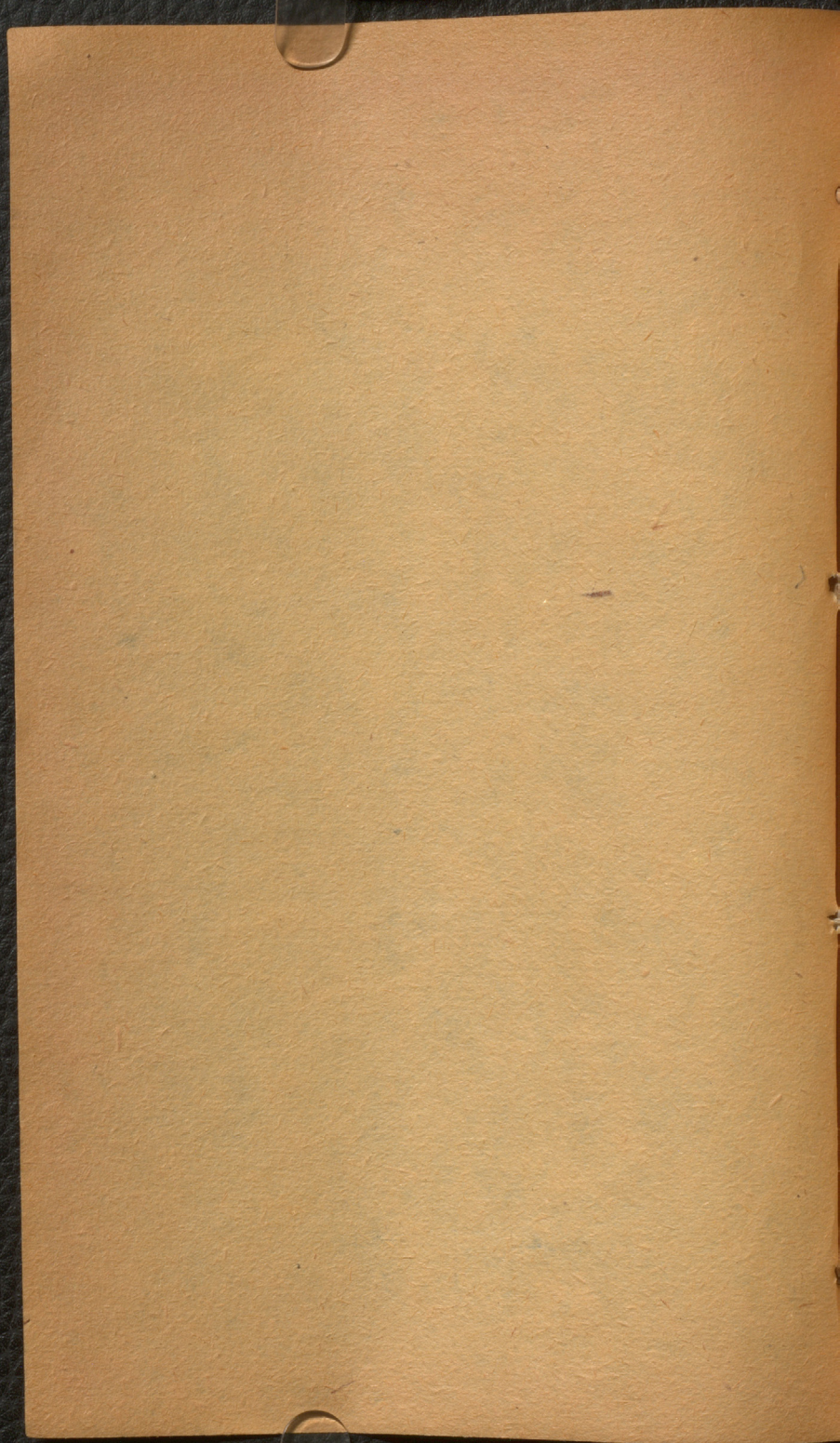
金莊一農夫。夏天晝寐於地。蜈蚣入其口。既寤。喉中介介如梗狀。咯不能出。咽不能下。痛痒不定。甚為苦楚。一醫以雞卵數枚。劈破入酒調勻。頓服。仍以大黃為末。和香油飲之。頃刻瀉出。蜈蚣尚活。蓋蜈蚣被雞卵拘攣。其足不能舒動。以利藥下之。故從大便而出。雞性好食蜈蚣。亦取相制之意。

耳。

村店婦用火筒吹火不知筒內藏有蜈蚣驚鼠入喉竟下胸臆婦人求救無措適有過客教宰小猪一個取血令婦人頓飲之須臾以生油一口灌婦人遂惡心其蜈蚣滾在血中吐出繼與雄黃細研水調服愈。

一人忽患腦痛或止或作數發而不得其由一日將午餉就案而睡適有雞肉一盤在旁夢中忽噴嚏覺有物出鼻中視之乃蚰蜒在雞肉上自此腦痛不復作蚰蜒狀類蜈蚣而細好入人耳往往食人腦髓髓盡人斃北方多有之。

附一人蚰蜒入耳痒痛并作至不可忍用生油灌之而愈。



K 952  
1909  
V. 6